

# 大理白族人生礼仪服饰初探

——以洱海地区白族为例

文 / 王 柯, 冯玲玲

**摘 要:**诞生礼、成人礼、婚礼和葬礼是大理洱海地区白族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个阶段的礼仪服饰构成了白族人生礼仪服饰的主体,同时又各有侧重,诞生礼服饰注重对生命本源的尊重及种族繁衍的渴望,成年礼服饰具有较强的性别暗示寓意,婚礼服饰色彩鲜艳,象征着更为强烈的责任意识,丧礼服饰作为对逝者最后的礼敬,深含着后人的哀思与心灵寄托。

**关键词:**白族;人生礼仪;服饰

洱海地区地处苍山北麓、洱海之滨,是云南地区的交通要塞,处于云南省大理州中心区域。它也是“茶马古道”与“蜀身毒道”的十字路口,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白族的主要生活聚居地区。“白族先民,史称‘滇僰’、‘僰人’,……是先秦时期分布于中国西南的氏羌族群的一支。”<sup>[1]</sup>大理白族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南诏、大理国都是以白族先民为核心或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深受内地汉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明清时期的“军屯”政策,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流官体制,也即所谓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内地汉文化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影响。汉族儒学之“礼”包括人生礼仪等在内深刻地影响着大理白族,但其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所谓人生礼仪,主要是指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生命,在其从生到死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地位、扮演角色而形成的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及仪式,主要有诞生礼、成人礼、婚礼和

葬礼四种最主要的阶段性礼仪组成。白族传统人生礼仪是白族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习俗。

## 1 “诞生礼”中的白族婴儿服饰

由于洱海地区在中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这一地区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洱海地区各族人民也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众多,族群延续也受到很大挑战,因此,新生命的诞生与族群的繁衍是本族人民极为重视的民族发展问题。在个人无法抗拒的灾祸面前,为了保护新生命的健康成长,白族人更多地是借助于命运的祈祷以及求助于神灵的护佑等一系列宗教与民俗活动。在洱海地区白族人民心目中,诞生礼是守护生命的启端,是人生四大礼仪之首。诞生礼被标示为新生命从母体遨游外在世界的重要起航点,在整个诞生礼仪当中,新生婴儿是整场活动的中心,一系列传统的民族民俗活动有秩序地展开。在洱海地区,白族人一旦生下婴儿,他们便马上会根据婴儿的性别做出相应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楚地服用玉器研究》(111012)

**作者简介:**王柯,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冯玲玲,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符号标示:“生了男孩子要在其家大门的左边挂箬篱,而女孩子则要在门的右边挂箬篱。”生活在洱海地区的白族人一般都会在在婴儿出生第三天,进行一个“洗孩子”的仪式,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多是用一些温水,在孩子的全身进行拭洗,现在则大多由医生进行这一环节,一般都有医生对婴儿的周身进行清洗,之后用棉布等柔软的天然面料包裹起来,之后再给新生儿举行出生仪式,叫做“做三朝”,<sup>[2]</sup>在诞生礼中重要的穿衣仪式则是给小孩子穿“狗皮衣”。

所谓“狗皮衣”白族语叫 kua bei(白族语音),是指在婴儿出生后的仪式性服装,一般都会先在狗的身上象征性地套一下,然后才拿去给小孩穿,故叫“狗皮衣”。这种服装通常为白色上衣,下身通常会使用白布、蓝布或者包被包起来,也有使用深蓝色棉做成系背带裤,上衣领部造型多为交领,也有对襟鸡心领、斜襟等形式,一般会用三根带子系结,同时在领口及衣襟等处装饰有红色布条,比较讲究的人家还会另备一套绿色的衣服。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白族人的生活中,狗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动物,在他们的观念中,狗是白族人忠诚、能够信赖的伙伴,并且狗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顽强地生存。而在狗身上套过的衣服,白族人认为衣服会吸纳到狗身上的灵气,另外,这种服装也暗含着希望婴儿能够像狗的生命力一样顽强,且能够相对容易地成活并成长,并且能够祛鬼除邪,进而能够对小孩起到保护、祈福的作用。白族人相信这样穿着的小孩身体会更结实,没有疾病,容易长大。

诞生礼仪式上的服装来源亦有讲究,在洱海地区白族的习俗中,一般都是在诞生礼当天,新生儿外祖父家的女性给他送来一套服装且贴身穿着,同时还会再穿着一套父辈家族族人送来的服装,这种穿着的暗含着婴儿作为父系、母系两个家族联系的纽带,将要把两个家

族的理想传承下来,从而为整个家族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生命动力。另外,一些服饰配件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服饰用品,比如鞋帽、长命锁、手镯、腰撑、绣花裹被、棉被新生儿相关服饰用品皆要备齐,这些服饰用品以及装饰图案都有着健康、长寿等吉祥如意(图 1、2),在婴儿需要穿着时方便服用。



图 1:虎头童帽(摄于大理市喜洲镇)



图 2:牡丹刺绣童帽(摄于大理市双廊镇)

## 2 “成人礼”中的青年装扮

“成人礼”的举行,意味着白族少男少女已经迈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对于白族青年来讲,成人礼既是一种性别差异的暗示,也是一种新社会角色的定位。他们脱下了具有浓厚的吉祥寓意的少年装,换上更有身份标识的“阿鹏装”(图 3)和“金花装”(图 4)<sup>[3]</sup>,从而拥有了谈情说爱的权力。“阿鹏装”是当代白族成年男性最具典型意义的服饰:他们的装扮大多头裹包头、身穿领褂、下着长裤,其中包头的颜色多为白色、淡蓝色、灰色,部分还有绣花,钉珠、亮片等装饰,包头布端左长右短,长及肩上,领褂与衬衣的色彩形成对比:领褂一般为黑色、浅蓝或



图 3:阿鹏装<sup>[3]</sup>



图 4:金花装<sup>[3]</sup>

浅灰色,黑色领褂钉白色圆纽扣或者盘口,衣长止于腰间;衬衣一般为白色以及浅蓝色,领子造型多为立领,纽扣有单、双盘扣之分,衣长及臀,腰间扎黑布或者蓝布腰带;裤装为白色,亦有黑色,裤管较宽,脚蹬绣花布鞋或者凉鞋。对于白族男性来讲,成人礼意味着他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劳动力,苍山打猎、洱海捕鱼、田间耕地,都成为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他在族内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对生产及生活资源也有了更多的支配权。

对洱海地区的白族成年女性来讲,她们脱下童装,女童身上的“禁忌”被解除,色彩艳丽的“金花装”成为她们的符号服饰。金花装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头饰(图5)<sup>[4]</sup>:白族成年未婚女性都戴头帕或者帽子,独辫编于头顶,并且一般都会在发辫上装饰着红、绿、黄等各种色彩艳丽的丝线,头帕或者帽子一侧有较长流苏垂于左耳,最长的可以及至胸前,白族成年未婚女性最明显标志的标志之一就是露在外面的长辫。大理周城地区女子金花帽即是这种头饰的典型代表:“整个帽子呈弯弯弧形,将头的上部、前额及耳根包住,后边用长发(白族妇女出生后一般不剪发)搅绕或辫成一根独辫,辫梢系上大红或大绿的毛线头绳,头发较少的用黑毛线夹缠头发辫成一根粗大辫子,红头绳与辫子一起从帽箍顶上绕过,在脑后与连系帽子两端的松紧带绾戴住。帽内后顶部加高两层,内常饰以银、黄色圆片布或两条花布。”<sup>[2]</sup>而在洱源地区、海东地区,未婚女子还有戴“凤凰帽”(图6)、“鱼尾帽”(图7)的习俗,她们身穿红白、绿白、紫白或者蓝白等色彩对比强烈、却又清新亮丽的服饰。白族成年未婚女子经过成人仪礼之后,意味着她们已进入了可以谈情说爱的年龄阶段,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服装与饰品,甚至可以作为定情的信物而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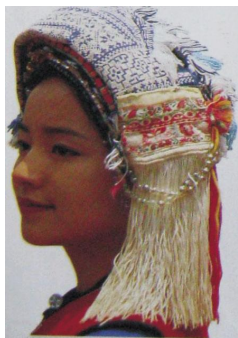


图5:青年女子头饰

蕴:这暗含着性的成熟和性的开放,女孩子本人以及家长、亲人会通过一系列约定俗成的公开或隐喻的传统礼俗,为她建立与男性之间的联系,以便引起异性和社会的关注。



图6:凤凰帽(摄于洱源县凤羽镇)



图7:鱼尾帽(摄于大理州博物馆)

### 3 “婚礼”中的白族新娘服饰

地处洱海周边的白族,由于他们生活的具体区域的不同,他们的婚礼服饰也大多各有侧重。如在喜洲、周城等坝子地区,新娘一般都会戴上一顶高约50厘米的高耸花冠,传统中还会在花冠的周边还饰有各色的彩色小绒球,在



图8:戴“照妖镜”的白族新娘(拍摄于大理市周城镇)

现代,还有不等的钉珠、亮片等装饰其上,上身视季节不同,一般穿着刺绣镶边的红布衣或者红绸棉袄,绿色色衣红金丝绒坎肩,穿镶脚边的红布裤,脚穿一双红缎子绣花鞋,另外,新娘一般在胸前挂着一个圆镜,这个圆镜被称为“照妖镜”,是为避邪而用,最后还要戴上一副墨镜,此寓意为在人生途中征服妖魔鬼怪(图8)。

而在海东地区,女性婚嫁服饰作为一个系统,从准备嫁妆开始,就逐步形成体系:在正式婚礼前,新娘作为未婚女性依然是一辫长发,是姑娘的装束,而到了出嫁前,发辫的梳法、造型虽与平时相同,但却要在发辫上插红花等饰品,到了出嫁当天,新娘则梳成“凤点头”:即把原头发辫打散并盘头,梳成发髻、两额则分出两扇髻扇,头戴绣花帽,帽上还配戴有银制凤头,婚服一般为镶嵌滚边的红绿衣裤(图9,见





图 9:白族新郎新娘装(摄于大理州博物馆) 图 10:圆口船形鞋(摄于大理市周城村)

下页),足穿红绿等色的缎鞋(图 10)。

在凤羽、双廊等山区,婚礼服饰又有了一些变化。如在结婚当天仪式上,新娘会穿前短后长的红色或者粉红色的长褂,内衬一件款式相同的绿长袍,婚服的造型有斜襟立领、斜襟圆领等,服装款式搭配上,一半红色面料撞绿色滚边,绿布盘扣,而绿色服装则红布滚边,红布盘扣,盘扣一般为五对,在腰部还会扎蝴蝶花卉造型的蓝底白线、挑花图案的围腰。新娘围腰是全身装束中的点睛之处:款式造型复杂,也非常讲究,围腰共有三条,穿成三重,最里面用竖条纹的硬质腰带,中间是围裙与绣花围腰连在一起的围腰主体部分,最外层则是窄长的绣有黄绿红各色花卉图案的飘带,而围腰的“工艺手法也大大复杂起来,绣花、挑花、贴布等大量应用于装饰上,图案造型上,蝶恋花、双鱼、并蒂莲花、连理藤蔓等纹样,大多表示对纯真爱情的赞颂,表示对纯真爱情的向往、期待和赞颂”<sup>[5]</sup>,脚穿圆口船型鞋(图 11)。



图 11:圆口绣花鞋(摄于昆明市云南民族村)

整个洱海地区的白族女性头饰在婚后的第二天就有了较大变化,如女性头饰造型与以往闺中之时就有较大的区别:将发辫改盘为发髻,“梳时将头发分成三辫,一辫大,二辫小,用银发卡缠多道黑毛线而成‘皇后头’,再用几层蓝布底挑花密致的白线图案头巾盖在上面,用

窄黑纱巾从挑花巾上绕过。”<sup>[2]</sup>这就意味着白族女性曾经的单身未婚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已经开始了为人妻的时期。

结婚是关系到“种的繁衍”、民族存亡的大事,是白族人一生中最为隆重的仪礼之一。洱海地区地处古道十字路口,他们的结婚礼俗也受到了古道沿线以及洱海周边地区民族礼俗的影响。当白族人走进婚礼的殿堂,他们的服饰所暗含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也就赋予了他们人生转折点的特殊使命。

#### 4 “丧礼”中的白族服饰

“丧礼”作为人生阶段最后一个重大礼仪形式,在白族人看来,不但是对于死者、对于生者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白族“丧礼”中,生者与死者的服饰构成了整个礼仪服饰的主体。程式化了的白族的丧葬仪式,使得洱海地区白族亡者无论年龄、性别都受制于这规定的仪式、特殊的禁忌、固定的葬具和墓地。1949年前后,洱海地区白族由古代盛行的火葬逐渐转变到了到棺木土葬。“白族的葬礼仪式主要包括装殓、停灵祭奠、出殡、埋葬(或火化)及超度等。”<sup>[6]</sup>就白族生者的丧服形制而言,其服饰形制与汉族丧葬服饰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如孝子孝孙要披麻戴孝等。白族人会把白鞋帮染成绿色、蓝色以示缅怀,并且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与孝顺,另外,孝服的具体形制,也会根据与死者的血缘与亲疏关系而有所不同:“一类是顶孝,就是披麻戴孝,穿老式孝服用麻绳束腰,即头顶孝布,身穿孝服,脚穿孝鞋;一类是陪孝,头裹孝布即可,死者的重孙头裹红孝,重重孙头裹黄孝。关于孝布的分配,一块白布,把宽度一分三就是男子孝布的宽度,一分二就是女子孝布……”,<sup>[2]</sup>在大理周城地区,一般陪孝的人所用孝布长度是:男子 117 厘米左右,女子略长,约 150 厘米左右。

对于逝者而言,其服饰形制主要表现在逝者装棺时,洱海地区的白族人多选择棉布质地为寿衣的主要面料,通常的款式是长衫和裤

子,以及黑色布鞋,男性死者上下身服装一般是一白一黑,如白衫黑裤,也有蓝色寿衣,女性死者则多穿白衣,花衣为禁忌,但若妇女因生孩子而去世,则其下葬时会使用很多花卉来装扮。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周城地区,逝者所穿寿衣,基本上是蓝黑色,男女均穿布底鞋子,男性戴无沿帽子,女性鞋有绣花,且戴围巾。另外,作为氏羌族群支系之一的白族人,对于毛料服饰的禁忌也与其它支系大不相同:如白族逝者入殓时绝不能使用毛料寿衣,即便是含有毛料的服饰用品也不能装入棺内,具有此禁忌的原因是白族人认为沾上了皮毛制品的死者会在来世转化为动物,而氏羌族群的其它支系中,如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死者入馆时必然是要裹披毡,这种发差也体现了洱海地区白族传统民俗文化所受其他族群文化影响之深。

丧礼作为阴阳嬗变的神秘过程,其外化的符号有着重要的象征寓意。传统的丧葬仪式作为白族人生命最后的一个仪式,被赋予了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向另外一种生命存在形式转变的重大意义,这其中既报含了后人对逝者的最后缅怀与记忆,也包含了生者对其生命未来之憧憬,从而使得其成为人生当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仪式之一。

## 5 结语

人生礼仪服饰是白族物质文化拥有强大的包容性的积极表现,在保留氏羌族群后裔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又吸纳并融汇着汉文化,同时也融合了该地区彝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符号,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域特色的白族传统服

饰文化。这体现了白族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得以延续的渴望,以及对族群得以强大的期望,并且,他们怀揣着对人生的美好追求,步入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繁衍种族的同时,也高度礼敬着为他们做出榜样与牺牲的先人们。

白族人生礼仪中的服饰是白族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反应,在人生礼仪举行的过程中,白族服饰作为其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集中体现,被规范化、形式化,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寓意。物质层面的洱海地区白族人生礼仪服饰是白族人民物质文化发展的集中代表,然而,作为蕴含深厚礼仪文化的特殊服饰,它又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服饰本身,也是白族人民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更多地是白族人民精神信仰的凝练。

## 参考文献:

- [1]杨圣敏,丁宏.中国民族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231.
- [2]郝翔.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19、348、362、145.
- [3]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56-157.
- [4]李昆声,周文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76.
- [5]王柯.解读云南环洱海地区白族妇女腰饰艺术[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19-22.
- [6]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白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95-196.

(收稿日期:2014年3月27日)